

王开林◎著

桃李也首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1247.57
1245



桃木也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桃木匕首/王开林著.—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10.1

ISBN 978-7-5039-4195-5

I.桃… II.王… III.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I247.57 ✓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01859 号

桃木匕首

作 者 王开林

责任编辑 斯 日

封面设计 致臻书妆

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

网 址 www.whyscbs.com

电子邮箱 whysbooks@263.net

电 话 (010)64813345 64813346(总编室)

(010)64813384 64813385(发行部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华业印装厂

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

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 24

字 数 38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039-4195-5
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,随时调换。

代序



好风景多半躲在远方，诱我们去寻觅。进入小说正文之前，咱们不妨多花点儿工夫和力气，尽可能兜个圈，去看一看西方的神话传说。

上帝照着自个儿模样成功创造人类之后，总共只高兴了几个时辰。第二天上午，他老人家就坐在花园里长吁短叹，连咖啡都忘了喝，连雪茄都忘了抽，竟独自犯起愁来。你猜这是为什么？原来上帝担心他的创造物智商过高，指不定哪天就会在天堂揭竿而起，群起而叛逆。天使造反的教训岂不是一直尘封在那儿吗？伤疤好了，痛感没消，老爷子心有余悸。为了防患于未然，上帝连夜开工。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久治未愈，他只得咬紧牙关，一忍再忍。怎么想固然重要，怎么做更加关键。

上帝手不停挥，用锋利无比的宝剑将尚未噓气激活的人类始祖一劈为二。改头换面不难，改变性别则是一桩精细活，所幸上帝做外科手术，早已驾轻就熟。仅用几天几晚的工夫，他就忙完了手头的定额。下一步该咋办？上帝反复搓牌洗牌，他要将自己的创造物彻底打乱顺序，使他们轻易找不到自己生命的另一半。这一天终于来临了，人类始祖被上帝逐出天堂，流落尘世，除了想方设法谋求温饱，他们始终惦记着：生命的另一半失散在人间。“要抵达离你自己最近的地方，道路最为遥远”，此言不欺啊！不是说，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吗？无须踏破铁鞋，即可撞个满怀。但费尽周折，四处碰壁之后，他们才猛然发现，中奖率极低，接近于小数点后四五位，要与生命的另一半偶然邂逅，劈面相逢，竟等于痴心妄想。于是，就好比在夏夜捕捉萤火虫儿，他们捕捉灵感，发明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名词——“爱情”。用心去体贴对方，呼应对方，迁就对方，假设对方就是自己生命的另一半。这种做法确实异常便利，操

作性也很强。

可是假设终归是假设，误判终归是误判，自个儿骗自个儿的方法再怎么好玩，也终归会有穿帮的那一天。这就不难明白了，在熙熙攘攘的红尘浊世，男男女女投桃报李，以“爱情”的名义海誓山盟，争相聚合，真正幸福圆满的却是极少数。

如果您手头的的时间并不拮据，就索性再破费点儿闲暇，也看看东方的民间文学。“十年修得擦肩过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一床宿。”这么繁难的事情，谁会有耐心去做呢？现实社会淫风日竞，男女之间松懈的关防形同虚设，还不如半开半阖的柴扉，“一床宿”有何稀奇？千年修炼居然只换得片刻欢愉，掂量着，投入和产出根本不成正比。凡夫俗子做白日梦，除了天上落下雨点样的美元和欧元，就是阅尽人间春色。殊不知，没有齐天大圣的七十二般变化，没有观音大士的千手千眼，就算财运和桃花运当头，又怎么玩得转呢？谁能指点迷津，他们应该到哪家商业银行去透支大把大把的精力？最逗趣的事儿莫过于此：使用“千年修得一床宿”的换算公式，几乎个个扮演的角色都是道行惊人的妖怪，次次上演的剧目都是情节雷人的聊斋。好歹你总算弄明白了自个儿的“真实身份”，再去洗手间照镜子，不会吓得尿裤子吗？

呵呵，天方夜谭，齐东野语，岂可轻信？何必当真。你也许会问，大千世界到底有没有更站得住脚的科学解释呢？当然有，它与西方的神话传说大异其趣，与东方的民间文学风马牛不相及：如果某男某女的生物磁场基本吻合，精神系统大致兼容，彼此就能心心相印，水乳交融。这个说法确实更靠谱，大家不用挨利剑劈削，也不用苦修上千年，自然法则才是最高法则。倘若哪天他们的生物磁场遭杂波扰乱，精神系统遇病毒摧残，两人就到了拆伙散席的时候，这是不可逆转的完结，谁也无可奈何，谁也爱莫能助。

达观一点去看吧，有的事有的情如同命中注定要上演的悲剧或喜剧，脚本早已是现成的，主角和配角出场的时间也分秒不差，你就只管豁出胆量、敞露胸怀、放开手脚去表演，爆棚也好，塌台也罢，不用太在乎。千万别一门心思只顾念着那些全然看不出门道瞎起哄的观众，你也得开怀尽兴才够本够利啊！

目 录



水

第01章：剩水…2

第02章：活水…15

第03章：浑水…24

第04章：近水…39

第05章：远水…50

第06章：沸水…62



木

第07章：积木…72

第08章：伐木…83

第09章：冻木…98

第10章：缘木…135

第11章：辟邪木…147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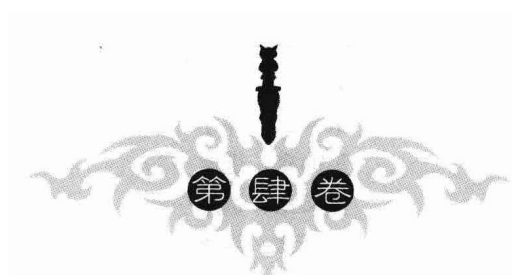
土

第12章：黏土…166

第13章：焦土…193

第14章：恨土…208

第15章：泪土…223



火

第16章：暗火…238

第17章：怒火…254

第18章：潜火…272

第19章：热火…288



金

第20章：流金…308

第21章：耀金…320

第22章：镂金…339

第23章：熔金…352

第24章：鍔金…365



水



第01章 剩水

2

这个秘密既可能鲜为人知，也可能众所周知：国内不少作家和自由撰稿人早已绞干脑汁，挖空心思，他们平日不爱读书，专爱看碟，喜欢在网上挑选影片，构筑一个形同鸟巢的精神王国，借此激活沉睡的灵感，治愈断翅的想象力。就算他们无须为小说找寻素材，欣赏欧美电影大师的杰作，实实在在，也是一宗怡情得趣的乐事儿。

费浪，身为自由撰稿人，不短斤不少两又怎样？他仍要常年依赖舶来的西片滋心补脑。他最迷恋的是暴力电影超级鬼才昆汀·塔伦蒂洛执导的影片，《杀死比尔》、《低俗小说》和《落水狗》这三部，每部他都看了不下五遍。黑色幽默，赤裸血腥，时空交错，无厘头荒诞，局中人物命悬一线，结局匪夷所思，强烈的感官刺激和命运幻灭感，这些东西搅合在一起，就是一幅噩梦般的人生图景，不由得他不疑，不由得他不信。

假如真有一个看不见、摸不着的文坛，专吃“精神低保”、等待收容的弱者应该不在少数，费浪就是其中一位。但他最怕的并不是被冷酷的现代社会边缘化，而是迫不得已地浪费自己的感觉和心情。你要他安心享用国产影片的盛宴，还不如干脆一刀宰了他。

这段日子，费浪什么也没浪费，连手纸也没浪费一张。他仿佛置身于沙漠腹地，只有大学时的室友（睡在上铺的兄弟）鲁宾偶尔打来电话。别人或许得报上姓名，鲁宾这小子还用自报家门吗？他的破锣嗓子就是名片。

“费浪，我给你发送了一个电子邮包，靠，绝世香艳，能够充分满足你淫邪的好奇心！”

“什么邮包值得你京城娱乐教主大惊小怪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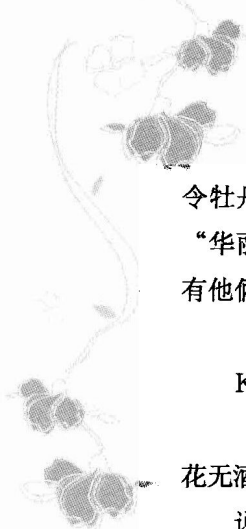
“哥们儿，最近你是不是到外太空遨游去了？地球村发生了这么轰动的事件，你竟然一无所知？靠，我说的是‘艳照门’啊！六七位明星不用裸替，

光着屁股，穿着皇帝的新装，真刀真枪地干，让全世界网民大饱眼福。也不知哪位好事者创作了一首歪诗，真他娘的有趣，你等着啊，我念给你听，是这样的：‘帅哥品玉称一流，小姐吹箫鸣悠悠。百段风情千种爱，非同银样镗枪头！’靠，姓陈的那小子太有种了！两百多张艳照，还有一段视频，合起来，被网民戏称为‘毛间道’，我都给你统统打包发过来了。靠，别怪我言之不预，你要多准备几团药棉，小心流鼻血啊！”

大学毕业后这几年，鲁宾脱胎换骨，仿佛变成了一个马戏团的角色，他不再愤世嫉俗，连说话和做派也与以往大不相同，先前说话时偶尔才用上一两次的那个“靠”字，现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，简直是无“靠”不成句了，费浪灵机一动，干脆给他取了个相当靠谱的译名和绰号——K佬。鲁宾觉得K佬这个名字相当酷，有点美国唐人街黑社会大哥大的味道，竟欣然接受下来。

K佬先是在北大读研究生，满门心思加固一位小学妹的感情，可他没想到螺钉拧得太紧，终告脱丝，小学妹一驾风去了新加坡，投靠她姑妈，K佬望洋兴叹。研究生毕业后，K佬在几家报社混了个脸儿熟。有一段时间，他陷入低潮，只编辑一些街谈巷议和征婚启事，手指常痒痒，喜欢自作主张，替某男某女润色广告，见到某男的征婚启事中有“热爱文学”或“热爱艺术”这类字样，必定删除，很少会有例外。他固执地认为，真正热爱文学艺术的男同胞必定风流倜傥，怎么可能遭遇无米下锅的窘困，上报纸征婚？美女应该会比田螺姑娘更乐意为他洗衣浆裳，煮饭做菜，比偷偷地从天界下凡的七仙女更乐意以身相许，自荐枕席。K佬这样煞费苦心，为人修改广告词，却没能讨到几回好，倒是挨过多次骂，他也无所谓了。

《京华快报》创刊之初，网罗各路精英人士，K佬前往应聘，居然命中鹄心，成为娱乐版的编辑，当时费浪就大跌眼镜。你别说，K佬还真是天生该吃这碗鲍翅的角色，费浪称他为“职业狗仔队长”，他也不生气。K佬最清楚，平时费浪绝对懒得去睇一眼报纸的娱乐版面，所以每回遇到重大的娱乐事件，他就给费浪发送邮包，让费浪瞅一瞅那些儿童不宜的细节，权当解闷。K佬喜欢他的行当，非常敬业。他读完本尼尔·波兹曼的《娱乐至死》一书后，曾感叹道：“我们这个时代，娱乐化是大势所趋，连政治都不能例外。如果说人类有一万种死法，娱乐至死总比疾病至死、战争至死、烦恼至死、忧患至死要好得多吧！”据费浪所知，国内外影视娱乐圈的八卦新闻，其中不少条目，K佬是始作俑者，是批发商，在业内和圈内，他名闻遐迩。K佬就是这样一位能



令牡丹呈异色的韩湘子，相比大学时期，他已骑鹤成仙，费浪称K佬的改行为“华丽转身”，这绝非过誉。大学同窗早已天各一方，久而久之就疏远了，只有他俩还能经常交集，把酒言欢。

“生活就如同一潭死水，靠，我用魔棒搅和搅和，尽可能把它弄出点波澜！”

K佬一高兴就喊出了他的口号。这句话耐人寻味，不失为相对积极的人生观。

“没错，没错！‘世人笑我太疯癫，我笑世人看不穿。不见五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’早在五百年前，唐伯虎就想明白了，我们还犯什么糊涂！”

4 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啊！眼下，费浪感觉自己的生活就如同一潭黏稠的死水，他却找不到合手满意的魔棒，也许魔棒是客观存在的，运气却并不会像隆冬的雪花如期降临。他打开yahoo邮箱，里面有三十多封电子邮件，不少“机构”向他推销避税发票，不少人拽他进交友网站，还有人找他兜售山寨手机和套牌车。他筛选了一下，其中确实有K佬发过来的大宗邮包，压缩件的容量仍有足足一百多兆，差点没把他的邮箱撑爆。所谓“艳照”，费浪的理解很简单，主要是一些娱乐界的明星拿香艳肉感做钓人眼球的饵料，走光露馅什么的，假装藏掖，却又故意暴露，目的无非是要吸引特定人群的关注，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，声色犬马不足为奇，人们的注意力高度涣散，因此谁抓住了别人的眼球，谁就攫住了别人的钱袋。这一招居心够赤裸，目标够明确，手段够香辣，用得适逢其会，或用得恰到好处，就能财源滚滚，名声大噪；用多了，也无济于事，反而会落下滥骚狂贱的骂名。

费浪对猎奇这档子事儿向来短缺兴趣，但K佬发来的邮件仍令他拍案惊奇。这世界上，有各式各样的“门”：宽门，窄门，大门，小门，龙门，柴门，棘门，辕门，产门，墓门，肛门，幽门，水门，拉链门，卡门，阿门……在千“门”之外，居然还有一个“艳照门”，也真够邪门的了。说实话，男女之间怎么玩儿的他都见过，在欧版毛片和三级片中，“肉袒相对”和“阴阳互搏”不乏动物凶猛的镜头，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人兽混交甚至能叫人看到从此不想吃荤只想吃素的地步。但他眼前这一大堆艳照显然是隐私物品，居然流散到网络上，比病毒传播得更为迅捷，他猜不出其中有什么特殊的事由和背景。网络的虚拟空间真是一个巨大的黑洞，它吞灭现实中形形色色的人与事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，连骨头渣子都不用吐出一星半点。是人都可以想象，“艳照门”中那几位男女主角是何等尴尬和郁闷，也许比热锅上的蚂蚁更受煎熬。风流公子变身花花太岁，倒没什么太大的出入。玉女掌门人变身为荡妇淫娃，

可就砸锅卖铁了。何况其中某位玉女早先还在众多“粉丝”面前信誓旦旦地声明：“我从未与任何男士有过亲密接触。”一句美丽的谎言就如同被银针扎破的氢气球，那副瘪相可真算不上美观大方。

过了些日子，鲁宾见费浪对他的邮包反响不够热烈，又再添猛料，将一篇题为《强烈谴责某些女艺人玩弄陈冠希的感情》的帖子发到费浪的邮箱，专等他拍案叫绝来着。这个帖子的作者隐姓埋名，肯定是网络写手中高来高去的蒙面侠，他怀疑那张假面具的后方隐藏的就是鲁宾的真容。帖子全文照录：

首先，俺要对陈冠希表示特别鸣谢！

在这个苍凉荒芜的季节，寂寞和无聊比狂躁的秋蛇更为致命。偏偏是他，而不是别人，给天下既无美钞可盼又无美女可伴的单身汉带来了奇缺的欢乐资源。

众所周知，陈冠希是香港演艺界最帅气的混血靓仔，他年少多金，手面很宽，因此成为了某些女艺人围猎和兜捕的头号对象。

娱乐圈的淫靡就不消俺在此喋喋不休，叨叨没完了。往好处说，是“哪个女人不怀春，哪个男人不钟情”；往坏处说呢，是“饱暖思淫欲”。某些年轻女艺人的生理需求超常强烈。怎么办？她们要填补身心的空虚，既不敢明目张胆地去找“鸭子”，又不敢顶风冒险去寻豪门大少的便宜，只好缩小狩猎的范围，就近锁定娱乐圈内的目标。除开那些老而丑和少而穷的，又年轻又英俊又富足又大方的单身汉所剩无几。陈冠希恰好是这屈指可数的“沱茶”里面综合得分最高的一位，那些年轻女艺人争先恐后，志在必得，拎着一百摄氏度的开水，不泡他还泡谁？

慰安夫，慰安夫，干苦役，真辛苦。陈冠希虽已“铁杵磨成针”，但还是屡足不了某些年轻女艺人日益增长的性欲需求。尤其过分的是那位冒牌“玉女”，她吃在陈家，睡在陈家，在卫生条件并不许可的情况下，她悍然逼迫陈冠希为她津津有味地舔“鲍鱼”。

帅哥的精力终究无法与猛牛相比，哪能招架得住多位年轻女艺人的轮番蹂躏？陈冠希累了，瘦了，枯竭了，他不再相信甲女乙女丙女丁女戊女的虚情假意。

历尽千辛万苦，摆脱桎梏缠绳，陈冠希好不容易才邂逅了现在这位知心爱人。

然而他跳不出昔日那些“炮友”的手掌心，她们哪肯轻易放过他！从头至尾，陈冠希都是不折不扣的受害者和牺牲品。一着不慎，满盘皆输。

“艳照门”啊“艳照门”，它就是陈冠希不得不走的麦城，一旦踏上这条



黄昏路，新欢旧好都把狗屎堆到他的头顶。

什么叫“娘子无情，戏子无义”？这就是戏子无义，娘子无情！

为了躲避香港黑社会的追杀，陈冠希只身逃往美国暂避风头，发出视频向大家“忏悔”，哀求世人网开一面。

俺真不明白，他有什么要忏悔的？

俺真不觉得，谁比他的道德更高尚！瞧瞧那些被揪出来的大陆贪官，他们比陈冠希差得太远，陈冠希从未用过纳税人的钱包养情妇，也从未干过权色交易。

俺记得《圣经·新约》里面讲过，众人抓到一个通奸的妇女，要对她施以残酷的石刑。耶稣站出来仗义执言：“大家扪心自问吧，谁要是从未犯过错，就只管用石头去砸她。”结果，在场的每个人都良心发现，放下了手中的石头。

现在，举世之中抄砖狂拍陈冠希的人还少吗？谁是清白无辜的？你亮出首尾给俺看看。良心，莫不是都被狗吃掉了吧！

俺不得不老实承认，陈冠希是天字第一号的冤大头！他被某些猫科女艺人当成傻乎乎的小白鼠戏耍了、玩弄了！她们吃他的肉，花他的钱，睡他的床，玩他的鸟，还逼他拍摄裸照！陈冠希才是不扣不折的受害者和牺牲品！只不过他太傻太天真！

在网络上，为陈冠希鸣冤叫屈的帖子并非绝无仅有，但这个帖子颇具代表性。它貌似悲愤填膺，实际上字里行间充满了调侃和戏谑的意味，甚至明显带有恶搞的倾向，令人啼笑皆非。作者挖空心思，绞尽脑汁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。但费浪不喜欢这种路数的东西。理由呢？很简单：作者大张旗鼓，大肆撻伐，猛抬举一方，狠蹂躏另一方，这把戏玩得太滑溜，没有多少实诚。更糟糕的是，这类帖子充分透露出某些贱男骨子里的“小”，凡事一有闪失，就把责任往女方身上推和堆，沿袭的仍是“红颜祸水”的旧公式，半点儿长进也没有。费浪记得在《金瓶梅》第一回中看过这样一首七言绝句：“二八佳人体似酥，腰间仗剑斩愚夫；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”当时，他就忍不住冷笑三声，古今贱男如出一辙，从来就不肯承认自己无能，无用，无出息，只知一味地抱怨美女是害人精。这类鼠辈全是废物，不值一晒，女人应该集体鄙视和唾弃他们。

好一个“艳照门”，激惹得天下舆论汹汹，不少男女网民趁机摇身一变，荣升“斧头帮”堂主，他们手上直拎着和腰间斜插着的，可不是常见的斧头，

而是号称能够逢魔斩魔、遇佛杀佛的“道德板斧”。用义正词严的谴责来显示自己无可比拟的道德优势和心理强势，这是肉食者的惯招。但说穿了，全是阴暗的酸葡萄心理在作祟。

人类的欲望难寻际涯，它具有三种基本状态：一是沉睡状态，二是半沉睡半激活状态，三是激活状态。在成年人当中，处于第一种状态的人较少，他们非常弱势，基本上被剥夺了话语权；处于第二种状态的人最多，他们的欲望未曾满足，而又无法满足，于是就冒充或假装道德王国的宪兵，以求拥有足够的话语权，去妒忌和谴责第三种状态的幸运儿，用咒语把他们咒死，用唾沫把他们淹死；第三种状态的人原本是幸福和“性福”的人群，但他们的幸福和“性福”的峰值太高，成绩单太醒目太耀眼，而他们主观上不肯或客观上不能低调顺从社会道德的基本准则，于是他们就只能挨唾沫啐，遭“板斧”砍，要么妥协，像“艳照门”的男女主角先后公开道歉，以求得主流社会的谅解，要么就把那条叛逆的山间小路彻底走黑。傲岸不羁和坚挺不屈的结果通常是死得很惨烈，其实也就是死得很难堪。相比西方道德的宽容，东方道德要苛刻得多，但任谁也无权要求骨子里不够宽容的社会对自己高抬贵手，网开三面。所以说，某国的核反应堆被完全激活，即为众国所忌；某人的欲望被完全激活，即为众人所忌。二者竟是同样的道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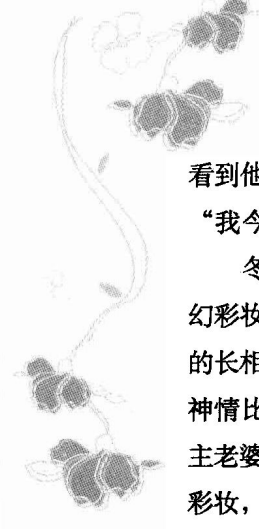
互联网空间如同卫生状况极糟的公共厕所，大家都知道里面秽气冲天，理应掩鼻而过，但还是会有人憋不住，要抬脚进门，把它弄得更臭更骚更难闻。一个人若连自己的隐私权都保不住，面对网络江湖风起云涌的暴民，纵然换上千手千眼的观音大士，也会丧失防守之功和招架之力。

漏洞极多、破绽百出的人生，怎么经得起数以亿计的网络神眼用放大镜偷窥？费浪惭愧，他的定力有限，用鼠标点开了K佬的邮件包，也就不自觉地成为了网络暴民中的一分子。金童玉女动作夸张，表情丰富。尽管如此，费浪也没兴趣将这些大同小异的艳照悉数浏览一遍。

费浪终于明白过来，生活这潭日益浓稠的死水，仅仅费些力气去搅和它，使它泛起微细的波澜，是无益的，也是无效的。

费浪登录QQ，有人加他为好友，会是谁呢？他的QQ号并没有在博客中公开过，也不随便给人，陌生人误打误撞，他从不理睬。瞧留言，是冬麦。哦，对了，那个小女生，他确实给她留过QQ号，那就加上她。

费浪跟冬麦偶然相识，是在中关村附近的圆梦咖啡吧，她在那儿打工，几次



看到他用笔记本电脑写上大半天，可能是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就主动过来跟他搭讪：

“我今天运气好，遇上传说中的作家了！你只管写你的，我就是好奇。”

冬麦宛如洋气十足的瓷娃娃，有一张童话般纯真无邪的面孔，脸上化的却是幻彩妆。她长发披肩，剪的是超可爱的水母头，齐刘海垂得很下，遮掉了眉毛。她的长相一点儿也不像北方女孩，有着南方少女的温润秀美，肤质洁白，明眸善睐，神情比潇湘水云更活泼。可惜异代不同时，若是让东晋奸雄桓温的那位醋坛子郡主老婆撞着了，肯定也会忍不住夸一句“我见犹怜”。费浪心想，冬麦要是不化幻彩妆，素面朝天，可能更清爽吧。费浪挑剔着看，她的蓝色眼影描得稍微深了些。

8 Kappa T恤衫，紧身牛仔短裤，板鞋，这样简洁明快的配搭散发出浓郁的青春气息。虽然身体略显单薄，发育得还不够充分，但她浑身洋溢着蓬勃的活力。

“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？”费浪用不确定的语气说出这句套话，此时此刻容易讨巧。

“那该是有缘才对呀，说不定是几辈子前，墙头马上。”她的回答令费浪刮目相看。

“你也喜欢写点什么吧？”

“喜欢，我初中、高中的作文都是班上的范文，老师说我将要是不当作家，就会是中国文学的重大损失。”

“天生花容玉貌，做个美女作家是天底下难度最小的事情。”费浪开了句玩笑。

“大哥这是夸我，还是贬我啊？现在出书容易，美女作家比美女本身还要多上好几倍，就没两三个能让人看着赏心悦目的，有的水桶腰，大象腿，浑身嘟嘟肉，还在咬紧牙关硬充‘资深美女’。平常我只是写着好玩儿，不想成名成家。”

冬麦快人快语，口齿伶俐，不像是个有心计有城府的女孩。

“大哥，你用不用笔名？”

“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我叫费浪，你叫我费哥就行。”

“葡萄牙有位大球星，踢得好的时候大家叫他费戈，踢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叫他‘废哥’，废物的废呢。”

“你还喜欢足球？”

“是啊！足球运动充满阳刚之美。我说，费哥，你上网总不会使用真名吧？”

“那当然，我的网名是‘欢郎’，欢乐的欢，新郎的郎。”费浪跟90后女

孩聊得很对路，这还是头一回。

“好玩儿，欢郎，欢郎，欢乐的新郎！你平常在QQ上聊天吗？”

“偶尔也聊，不经常。”

“费大哥，我想要你的QQ号，你该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吧？”

费浪没有拒绝这个合情合理的请求，他把QQ号写在冬麦的手掌心，她居然欢天喜地，在原地转了个圈，然后调皮地行了一个屈膝礼。

两天后，费浪进入冬麦——网名为sandy——的QQ空间，她的照片比真人显得更沉静，似乎若有所思，若有所梦。

先声夺人的是迪厅中DJ打碟的强劲摇滚，夹杂着女性的呻吟和喘息。

空间首页上有两行置顶的文字：“包房开好，吸纸摆好，冰壶备齐。火在烤，冰在跑，咕噜咕噜好不好？”然后是一长串网络火星文，费浪读不懂它们的意思。

空间的说明文字是：“骚得离普，要有档次；贱得出奇，要有创意。”她故意将“离谱”二字写成“离普”，这是90后的专利。

个人说明：泡到我，算你NB。

恋物：枪（真家伙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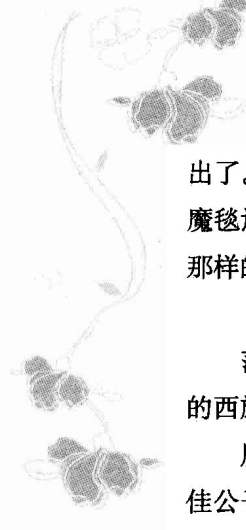
爱好：电影（B社会暴力）；嗨粉（viper），时尚。

这还是不是费浪白天认识的那个冬麦？虚幻空间也许比现实世界更残酷，更惊心动魄，因为虚幻空间可以裸露，而现实世界不许裸露。青春不只有快乐，还有痛苦和忧伤。费浪立刻想起那句经典台词：“文身的并不都是岳飞，也可能是阿飞。”

在冬麦的QQ空间，费浪胡乱地翻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悄悄退出，没有留言。眼下，他坐在电脑前，当务之急是要激活写作状态，手指飞速敲击键盘，文字就像是迪斯尼乐园嬉戏笑闹的儿童一样欣然成列，只为坐上超刺激的云霄飞车。久违了，这样的快乐。费浪要战胜的对手是隐形人，一个藏匿在他身体内的“忍者”，名字叫做“懒惰”。

萨特是大师，所以他强调“每日必写一行”。费浪只不过是网络小说写手，已经数十天没在键盘上敲出一个字。但这并不等于说费浪厌倦了写作，恰恰相反，他特别渴望写一部题为《桃木匕首》的长篇小说，重新演绎古越国二十一年报仇雪耻的故事。

这部小说在费浪心底酝酿已久，全体人物在他大脑中多次彩排，该当登台演



出了。只要进入到预设的历史情境，现实生活就像是被大卫·科波菲尔手中那块魔毯遮蔽的物体，瞬间即可蒸发得不留一丝半点痕迹，连自由女神和埃菲尔铁塔那样的庞然大物也会消失无踪。费浪思接二千四百多载，下笔如有神助。

范蠡骑一匹白马，经过苕萝村不下两三回了，但他始终没有见到临溪浣纱的西施。

所有认识范蠡的人不难达成共识：他才智一流，风度一流，是浊世翩翩佳公子。他生长于乱世，若得诸侯慧眼识拔，必能大有作为。范蠡是楚国宛地人，少年时，即被同乡视为典型的小狂人，思想和见解大异于世俗。他与年长十岁的文种相识，抵掌谈论王霸之道，祸福之基，顺逆之势，得失之理，治乱之术，朝夕不知疲倦。据范蠡观天察地所得，天门已开，霸王之气移至东南，地户不在吴则在越。文种急于出仕，他先去吴国探路，心知有伍子胥做相国，他很难插得上嘴，更别说谋求出头之日。于是文种转向去了越国，得到越王的赏识，做了大夫。范蠡的父亲是楚国的商人，晚年移居越国，即将生意交给长子范管打理，从此安度余年。范蠡腹藏经纶机杼，胸怀武略文韬，加冠之后，他周游列国，见识猛长，眼界大开。现在，他回到越国，还没拿定主意，究竟是出去做官，还是经商。世事如白云苍狗，计划虽好，无奈变化太快，正当范蠡举棋不定时，已有人越俎代庖，替他拿准了主意。

这人是谁？他就是越王勾践。狂生范蠡会不会买他的账呢？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悬念。

三年前，越王勾践的父亲越王允常病逝，尸骨未寒，吴王阖闾不吊丧而伐丧，兴兵十万，从北边碾压过来。在吴越边境的槊李，勾践以奇谋胜计袭破吴军，越将灵姑浮用长矛刺中阖闾，致其伤重而薨，吴越之间遂结下深仇大恨。数月后，越王勾践不忿吴军厉兵秣马，便先发制人，试图故伎重演，以三万越军袭击吴军，结果这一次事与愿违，在夫椒遭遇吴国精兵顽强阻击，被打得一败涂地，最终越王勾践的麾下只残剩五千甲士，卷旗而归，困守会稽，险些丧失掉先王的社稷和宗庙。越王勾践，这位大禹的苗裔，眼下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，惶惶不可终日，只好派遣大夫文种出使吴军，含垢忍辱，向吴王夫差告罪。

吴王夫差踞坐在中军帅帐中，将宝剑置于几案上，傲视面色灰黯的越国使者文种从三丈远的地方膝行肘步，犹如摇尾乞怜的丧家犬，慢慢爬过来，亲吻他的鞋履，神情异常卑恭。越王勾践为了表达自己的赤诚，几乎倾其所有，献